

明

通

鑑

明通鑑前編卷一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前紀一

起元默執徐盡著  
雍掩茂凡七年

太祖

元至正十二年壬辰春二月定遠人郭子興起兵于濠  
州閏三月甲戌朔明太祖往歸之太祖姓朱氏諱元璋  
字國瑞先世家沛徙句容再徙泗州父世珍始徙濠州  
之鍾離生四子太祖其季也以元天厯元年戊辰九月  
丁丑生母陳氏方誕之夕赤光燭天里人望見驚以爲  
火輒奔救至則無有異之比長姿貌雄傑志意廓然至

正四年甲申里中大饑疫父母兄相繼沒貧不能葬里人劉繼祖與之地始克葬于鳳陽太祖時年十七無所依乃入皇覺寺爲僧踰月游食合肥道病輒見二紫衣人與俱護視之病已遂不見凡厯光固汝潁諸州三年復還寺當是時元政不綱盜賊四起潁人劉福通奉韓山童假宋後起汝潁間羅田人徐壽輝僭帝號與其將倪文俊等起蕲黃間而黃巖人方國珍已先起海上于是子興與其黨孫德崖等亦擁兵襲濠州據之攻掠郡縣天下大亂太祖時年二十五國鑒明史本紀子興起兵于濠州太祖時年二十四按太祖以元天厯戊辰生推至是年壬辰當二十五又上文言至正甲申太祖年十七自甲申十七推至

壬辰亦二十五又太祖崩年七十一則四字誤也謀避兵卜于神去留皆不吉

乃曰得無當舉大事乎卜之吉大喜遂入濠州抵門門者疑爲謀執見子興子興奇其狀貌與語大悅留置左右爲親兵長久之甚見親愛凡有攻伐必召與謀命之往輒勝子興自是兵益盛初宿州人馬公與子興爲刎頸交馬公卒屬以季女子興因撫之爲己女至是欲以妻太祖子興次妻張氏復趣之曰今天下亂君舉大事正宜收召豪傑吾見朱某誠異人可與共功業慎勿棄之以資他人用子興意遂決乃妻以馬公女是爲孝慈高皇后

秋九月元師大破李二于徐州二蕭縣人時

號芝麻李因歲饑家有芝麻一倉盡以濟人故名維時

元兵數爲徐壽輝所敗二乃與其黨彭大趙均用乘間

攻徐州據之至是元丞相托克托舊作脫脫大敗其衆二走

死彭大趙均用遂率潰衆奔濠州預異明史本紀及郭子興傳皆作彭大諸

書作彭早住徐氏通鑑後編辯證謂早住乃彭大之子元史順帝紀至正十七年書趙君用及彭大之子早住

同踞淮安明其時彭大已死而早住代之蓋彭大之死卽在至正十三年與均用相吞併明實錄誤作早住死

其實十三年之死者卽彭大也故元史于十二年并濠書曰老彭老彭卽彭大也以十一年與李二趙均用

同踞徐州十二年敗後與均用奔濠州遂有均用執郭子興及太祖率興二子求救于彭大之事皆据早住之

父言之語詳畢尙書續資治通鑑攷異中初子興起濠明史改早住爲彭大亦据後編今從之

同事孫德崖等四人與子興而五各稱元帥不相下四

人日事剽掠子興意輕之四人浸不悅合謀傾子興而子興多家居不視事太祖乘間說曰彼日益合我益離久之必爲所制子興不能從及是大與均用至德崖等以其故盜魁有名乃共推奉之使居已上大有智數子興與之厚而薄均用德崖等乃譖諸均用曰彼知有彭將軍耳不知有將軍也均用怒乘間執子興幽于德崖家太祖方在淮北聞難歸亟率子興二子訴于大大曰我在誰敢爾乃偕太祖詣德崖家破械出之使人負以歸子興由是得免是冬元將賈魯以兵圍濠州時徐州已平丞相托克托班師還留魯追討餘寇且謀復濠

也太祖乃請釋前憾合力拒之 是歲徐壽輝連陷湖廣江西諸郡縣遂破昱嶺關陷杭州別將趙普勝等陷太平諸路勢大振然無遠志所得多不能守而劉福通初起奉韓山童爲號元遣吏捕山童誅之其子林兒與母楊氏逃匿武安山中福通遂據朱臯破羅山上蔡真陽碓山犯葉舞陽陷汝甯光息衆至十餘萬元兵不能禦時二軍皆以紅巾爲號而壽輝據蘄水爲都國號天完建元治平

十三年夏五月壬午元將賈魯卒于濠州軍中元兵遂解圍去太祖得間歸里中募民兵七百人至濠子興喜

署爲鎮撫而是時彭趙所部多暴橫子興力弱不能制

太祖憂之是冬彭大趙均用皆僭稱王子興及德崖

等爲元帥如故太祖度濠事不可爲乃以所部兵屬他

將而獨與徐達湯和等二十四人謀畧定遠取滁陽達

時年二十二和長于太祖皆濠人也達在子興部下獨

識太祖一見語合和亦初從子興以功授千戶至是竝

歸心于太祖方南至定遠道中遇病還病已復率達等

行攷異通鑑輯覽書太祖起事系之至正十三年之末

蓋下滁州張本也明史本紀亦系之十三年若畢氏

宋元通鑑則直于十三年七月書太祖取滁陽及道遇

李善長事按元史賈魯圍濠州在至正十二年十二月

魯卒于軍中在十三年五月元紀系之五月壬午則在

望後也魯卒而濠圍始解圍既解而後太祖始得歸里



募兵畢鑑謂以六月朔至濠已失其實蓋欲遷就取滁  
州之前一月而不知取滁州實十四年之七月檢吳樸  
龍飛紀畧及谷氏明史紀事本末皆同明史本紀及三  
編不過牽連竝記而輯覽系之十三年之末者承上起  
下之書法本無舛誤而畢氏編年之體直書之于十三  
年之七月是據紀畧紀事二書之月分而改其年分尤  
舛誤矣且畢氏攷異於十四年彭趙陷盱泗引辯證云  
洪武實錄于甲午七月克滁陽之下書云未踰月彭早  
往趙均用邀上將兵守盱泗云云然則甲午七月之克  
滁州證之實錄固明明在至正十四年今據實錄參紀  
略及紀事本末書之○彭趙稱王據畢氏攷異引明實  
錄辯證云滁陽王庶碑言二姓稱王在壬辰奔濠之時  
與實錄異以高帝紀夢攷之則云明年元將賈魯死城  
圍解當年冬彭趙僭稱王當年冬者癸巳之冬也以時  
勢言之二姓雖草草僭竊亦當在元兵解圍之後而不  
在自滁奔濠之日當以實錄爲正按辯證之說是也庶  
碑因彭趙奔濠牽連竝記非太祖自述之語前後矛盾  
也且二姓稱王卽太祖不欲留濠之張本其同在十三  
年之冬明矣  
今亦從實錄

是歲元遣使招諭方國珍國珍自至正

八年爲怨家所告遂與其兄國璋弟國瑛國珉入海

聚衆數千人劫運艘梗海道尋寇溫州元以博囉特穆

爾舊作李羅帖木兒爲江浙行省左丞督兵討之兵敗被執乃

遣大司農達實特穆爾舊作達識帖睦通招之降會汝潁兵起

元募舟師守江國珍疑懼復叛襲台州元兵擊退之復

入海使人潛至京師賂諸權貴仍許之降授國珍徽

州路治中國珍不聽命仍擁船千艘在海中阻絕運道

先是元諭江浙行省左丞特哩特穆爾舊作帖里帖木兒議招

撫浙東元帥府都事劉基持不可曰國珍首亂赦之無

以懲後左丞稱善聞于朝進基行省都事至是國珍以

賂故授官遂坐基擅持威福奪職羈管紹興自是國珍  
益不可制基青田人 泰州白駒場鹽丁張士誠反士  
誠有弟三人竝以操舟運鹽爲業緣私作姦利頗輕財  
好施得羣輩心常鬻鹽諸富家富家多陵侮之或負其  
直不酬而弓手邱義更窘辱之士誠忿甚卽帥諸弟及  
壯士李伯昇等十八人殺義竝滅諸富家縱火焚其居  
入旁近場招少年起兵時諸丁方苦重役遂共推士誠  
爲主初陷泰州元高郵守李齊諭降之復叛殺元行省  
參政趙璉陷興化結砦德勝湖有衆萬餘元遣人以萬  
戶告身招之不受至是給殺齊襲據高郵自稱誠王僭

號大周建元天祐

十四年太祖帥諸將徐達等南徇地至定遠有張家堡者集民兵三千人爲驢牌寨孤軍乏食太祖欲因其饑撫而降之選騎士費聚等從行聚覘其兵盛請益人太祖曰多無益祇取疑耳直前行下馬渡水而往諭以恩信其帥許諾請留物爲券太祖立解佩囊與之卒猶豫不至乃簡兵三百人薄營誘執其帥衆懇請焚其壘悉降之時定遠人繆大亨者集民兵二萬屯橫澗山元授爲義兵元帥又遣張知院共督之太祖旣得驢牌之衆命花雲帥之夜襲其營知院敗走遣人說大亨悉率所

部來降于是軍聲大振雲懷遠人貌偉而黑驍勇絕倫  
從行二十四人其中之一也

攷異畢氏通鑑記收兵定遠事于十三年今據龍飛紀畧

改入十四年太祖以是年七月下滁州則收兵在春夏間今竝系之秋七月克滁州前○橫澗山之屯明史本紀以爲張知院紀事本末以爲繆大亨畢氏通鑑從之證之明史繆大亨傳言大亨初爲元義兵與張知院同守橫澗山据此則義兵爲大亨所收集而元又遣張知院督之也今竝書之二萬諸書或作三萬今據本紀

太祖將自定遠謀取滁州道遇定遠人李善長與語  
悅之嘗從容詢天下當何時定善長對曰秦亂漢高祖  
起布衣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殺人五載遂成帝業  
今元政不綱天下土崩瓦解公濠產距沛不遠山川王  
氣公當受之法其所爲天下不足定也太祖稱善遂留

爲記室參預機謀

賈黑明史本紀道遇定遠人李善長與語大悅遂與俱攻滁州下之善長

傳但云迎謁其下亦云從下滁州据此則道中者卽定遠至滁陽之路從下滁州則迎謁在畧定遠之後取滁州之前畢氏通鑑皆系之至正十三年今改入

十四年其事當在春夏間竝叙入是年七月前

秋七

月太祖自將攻滁州使花雲爲前鋒以數騎導大軍行猝遇賊數千雲舉鉞翼太祖拔劍躍馬衝突而過賊大驚皆曰此黑將軍勇甚其鋒不可當也大軍繼進遂克滁陽因駐師焉是月朱文正李文忠先後來歸文正者太祖兄子文忠姊子也文正奉母避亂在塗與太祖相失文忠母死其父攜之走亂軍中瀕死者數矣至是俱至謁太祖于滁陽太祖喜甚文忠年方十四率上衣

而戲太祖曰外甥見舅如見母也時有沐英者定遠人

方十歲父母俱亡太祖憐之令高后育之爲子遂與文

忠俱賜姓朱

致黑諸書記文正文忠來歸皆在太祖取

在至正十四年也畢鑑誤系克滁州于十三年而文忠

來歸仍入之十四年不知文忠至滁之年卽太祖取滁州之年畢

鑑歧誤也太祖旣下滁州分兵收沿山諸寨皆降之

時彭趙在濠竝爲王數爭權相鬥大中流矢死均用欲

并其部曲專很益甚大子早住代領其衆爲均用所持

乃謀挾郭子興攻盱眙泗州將害之太祖時在滁遣人

說均用曰大王昔困彭城投于濠郭公開門而納之以

有今日今不思報德反聽細人言自翦羽翼失豪桀心

竊爲大王不取也且郭公卽易與其部曲猶有強者殺之得無後悔乎均用聞太祖兵甚盛憚不敢發太祖又使人賂其左右子興用是得免乃帥其所部萬餘就太祖于滁州攷異畢氏通鑑書彭趙陷盱泗于十四年之六月此恰不誤惟以爲克滁州之次年而不知克滁州之同在十四年也辯已見前至彭趙稱王乃十三年濠園旣解之後是年則彭大已死而早住代之畢氏又誤以十三年之稱王者卽是早住亦誤也今茲刊改○盱泗之陷諸書有以爲張士誠之兵故畢氏引實錄辯證之說謂士誠方起高郵攻揚州豈能遽及盱泗其爲濠兵無疑也按明史子興傳言趙均用脅子興以攻盱泗太祖旣取滁州乃遣人說均用以免今摺之是冬元托克托與張士誠戰于高郵城外大敗之攷異明史本紀士誠敗于高郵在十月畢鑑在十一月今統系之時濠兵方據六合托克托遣兵圍之事急濠兵是冬



遣使求救于滁州郭子興與其帥有郤怒不發兵

明史

本紀分兵圍六合未詳據六合者爲何兵據畢鑑是年

九月濠州兵陷六合縣證之子興傳所謂與其帥有郤

者卽指趙均用孫太祖曰六之與滁唇齒也六合破滁

德崖輩也今從之豈得獨存可以小憾而廢大事乎時元兵號百萬諸將

莫敢往太祖自帥師趨六合與耿再成守瓦梁壘元兵

攻壘日暮垂陷詰朝再攻則完壘如故尋設伏誘敗之

然度元兵勢盛且再至乃還所獲馬遣父老具牛酒犒

師謝元將曰守城備它盜耳奈何舍巨寇僇良民元兵

引去城賴以完托克托旣破士誠軍聲大振會中讒遠

解兵柄于是江淮亂益熾

郭子興之至滁也太祖謹

事之敕諸軍稟其號令稱滁陽王而子興性倖直少容  
方事之殷輒就太祖取進止倚如左右手事已更信讒  
疎之凡太祖左右任事者悉召之去又欲收李善長真  
戲下善長涕泣自訴不肯從自是征討之權太祖皆不  
得預屢出戰不敢當先子興謂其無勇使與諸將出禦  
敵敵至諸將皆反走太祖從容擊却之所向披靡子興  
亦內愧而諸將自外歸皆有所獻太祖所至禁剽掠有  
得卽分之麾下遂一無所獻子興浸不悅高皇后知之  
乃悉所有遺子興次妻張氏張喜由是疑覺漸釋是  
歲太祖取滁陽滁人范常杖策謁軍門太祖風知其名

與語意合留置幕下有疑輒問常悉以實對又得二將  
曰鄧愈曰胡大海皆虹縣人也愈據臨濠承父兄沒衆  
推領軍事年甫十六每戰必先登陷陳軍中咸服其勇  
太祖起滁陽愈自盱眙來歸授領軍總管大海長身鐵  
面智力過人聞太祖起走謁滁陽命領軍爲先鋒又定  
遠馮氏兄弟二人曰國用曰國勝自幼俱喜讀書通兵  
法元季結寨自保太祖畧地至妙山國用國勝偕來歸  
甚見親信太祖嘗從容詢天下大計國用對曰金陵龍  
蟠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爲根本然后四出征伐倡  
仁義收人心勿貪子女玉帛天下不足定也太祖大悅

俾居幕府

十五年春正月滌兵乏糧諸將議所向太祖曰困守孤城誠知非計今惟和陽可圖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不可以力攻也向所得廬州寨兵三千使爲前導令皆椎髻左衽衣青衣佯爲北軍以四駝裝載貨物而聲言廬州兵送使者入和陽賞賚將士和人必開門納之因別以兵萬人皆衣絳衣繼其後約相距十餘里候青衣兵薄城舉火爲應絳衣兵卽鼓行而前破之必矣子興從其計使張天祐將青衣兵趙繼祖爲使者前行耿再成將絳衣兵繼其後天祐子興妻弟也行至隨陽關和陽

父老以牛酒出迎天祐兵從他道就食舉火稍遲再成  
意其已入城中遂帥衆直抵城下元兵亟閉門縋將士  
出戰再成敗中矢走元兵追至千秋壩日暮收兵還而  
天祐適至與元兵遇亟擊敗之追至小西門縋梯尙在  
湯和乘之而登將士繼之遂克和州再成敗歸謂天祐  
等必已陷沒子興恐俄又報元兵入滁遣使招降子興  
亟召太祖與謀太祖趣呼使者入以計懾而遣之乃議  
收集散卒仍規取和陽比至則天祐已據城矣是時鎮  
撫徐達參謀李善長率驍勇先行太祖繼至遂入城中  
撫定其民民皆按堵 太祖旣得和州子興檄之總軍

事時諸將皆子興部曲不相下惟湯和奉命唯謹李善長亦委曲調護之太祖欲以計服諸將祕其檄期旦日會聽事時席尙右諸將先入皆踞右太祖故後至就左比視事剖決如流諸將多瞠目不能發一語始稍稍訖乃議分工甓城期三日太祖先成諸將皆後于是太祖始出檄南向坐語諸將曰奉主帥命總諸公兵今甓城皆後期如軍法何諸將皆皇恐謝所部兵多不戢范常言于太祖曰得一城而使人肝腦塗地何以成大事太祖乃切責諸將悉搜軍民所掠婦女還其家民大悅三月元兵十萬攻和州太祖以萬人拒守間出奇兵擊

之元兵數敗多死者乃解去而是時元太子圖沁

舊作禿堅

樞密副使弁珠瑪

舊作弁住馬

民兵元帥陳桡先分屯新塘

高望雞籠山等處阻我餉道太祖率諸將擊走之

州舊帥孫德崖乏糧率所部就食和州太祖納之子興

故與德崖隙聞之怒自滁至和德崖亦不自安謀引去

前軍已發而德崖留視後軍太祖送其先發者行三十

里忽城中走報滁軍與德崖鬪德崖爲子興所執太祖

大驚策騎欲還而先發之衆遽擁太祖行數里遇德崖

弟欲加害有張某者力止之于是傳言太祖亦被執子

興聞之如失左右手徐達請挺身往代太祖得脫歸子

興憾德崖甚將甘心焉以太祖故勉釋之德崖旣去達  
亦免歸是月子興以德崖故悒悒病卒太祖代領其  
軍先是劉福通物色韓林兒得之碭山夾河迎立爲皇  
帝又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建元龍鳳以杜遵道  
盛文郁爲丞相福通爲平章遣人招滁和諸將惟張天  
祐往至是天祐自亳歸齎丞相檄授子興子天敘爲都  
元帥天祐右副元帥太祖左副元帥太祖慨然曰大丈夫  
甯能受制于人邪不受效異據明史林兒傳僭號改  
元在是年二月太祖本紀系  
之三月郭子興卒之下蓋因檄授天敘等牽連竝記也  
時張天祐至亳毫中始知子興已卒故檄授子興之子  
畢氏通鑑入之四月今據明史本紀系之三月子興卒  
下○諸書皆云子興卒太祖代領其軍證以是年正月



子興檄太祖總軍事之語則代領其軍卽出自子興之遺命可知也畢鑑則言子興卒諸將推子興子天敘爲元帥時孫德崖以宿將代統其軍天敘恐不能制乃以書邀太祖爲己助云云此蓋因龍鳳徽中有授天敘爲都元帥之語而致誤其實滁和乃太祖自取子興方往依之子興旣沒太祖代總其軍天敘擁空名而已若孫德崖已去卽令再至諸將亦必不推子興旣念林兒勢之仇而與之共事也今仍據明史紀傳盛可倚藉因奉宋龍鳳年號以令軍中

論曰大丈夫不受制于人太祖之志可見矣然不受其官爵則何以猶奉其年號哉況奉其年號則固稟其正朔矣若謂其勢盛可倚則大丈夫不受制于人者又豈肯因人以成事若謂十二年之久使命不通軍書不報彼林兒固無能爲而劉福通方馮藉宋號

以爲奇貨之居肯使太祖之陽奉其名而陰收其利哉然則實錄但言太祖奉年號而其餘皆不及者諱之也予謂太祖之不受副元帥則以子興之子天敘爲都元帥不欲受制以掣軍事之肘而已若自下太平集慶後林兒固已檄之爲平章爲丞相而吳國公雖係諸將所奉亦必稱龍鳳之制以授之辨見攷證中惟是太祖起兵不藉林兒尺寸之力而徒奉其年號則已失之又豈有奉其年號而不受其封拜者乎若使不奉林兒則異日瓜步沈舟亦與友諒之中流矢士誠之縊弓弦同爲帝王之驅除而已何至以廖

永忠一獄啟千古之疑終爲盛德之累哉予是以惜  
太祖此舉不能慎之于始也

夏四月懷遠人常遇春來歸遇春貌奇偉勇力絕人猿  
臂善射初從劉聚爲盜察聚終無成聞太祖在和陽往  
覘之未至困卧田間夢神人披甲擁盾呼曰起起主君  
來驚寤而太祖適至卽迎拜屈事之乚何自請爲前鋒  
太祖不許固請乃曰能相從渡江乎取太平後事我未  
晚也 太祖駐和陽久城中數乏糧與諸將謀渡江無  
舟楫會巢湖有廖永安俞通海及趙普勝擁衆萬餘水  
軍千艘當元季盜起通海之父廷玉率通海兄弟及永

安等結水砦以禦寇而是時元將左君弼據廬州數爲所扼五月丁亥遣通海間道納款太祖喜曰方謀渡江而巢湖水軍適至此天贊我也親往收其軍永安迎于巢湖其弟永忠年方少從兄後太祖顧之曰汝亦欲富貴乎永忠對曰獲事明主掃平寇亂垂名竹帛是所願耳太祖嘉之壬辰太祖登舟出湖口至桐城聞有元兵中丞曼濟哈雅舊作蠻牙集樓船扼之于馬腸河口普勝中叛通于元永安等請以舟師屯黃墩先攻曼濟哈雅會天大雨水漲遂從小港縱舟出敵船高大進退不利而永安通海等素習水戰操舟若飛再擊再敗之遂出

大江至和州于是渡江之策始定 六月太祖帥諸將渡江廖永安請所向太祖曰牛渚前臨大江敵難爲備攻之必克從此北取采石定太平則集慶可圖也乙卯乘風引帆直達牛渚太祖亟趣軍士鼓勇徑趨采石時元兵皆陳于磯上舟距岸且三丈許莫能登常遇春飛舸至太祖麾之前應聲挺戈躍而上大呼跳盪守者披靡諸軍從之遂拔采石沿江諸壘望風迎降維時諸將以和州饑欲取資糧而歸太祖謂徐達曰渡江幸捷若舍而歸再舉必難江東非吾有也乃悉斷舟纜放急流中舟皆順流東下謂諸將曰太平甚近當與公等取之

遂自官渡向太平直薄城下縱兵急攻元兵戰不勝平

章僉事皆棄城走丙辰克之執萬戶納克楚

舊作納哈出太

平路總管靳義出東門赴水死太祖曰義士也令棺葬

之先期命李善長爲戒飭軍士榜及入城揭之通衢一

卒違令立斬之城中的肅然太祖之至太平也當塗陶

安舉元鄉試方避亂家居與耆儒李習率父老出迎安

見太祖調習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至

是太祖召安語時事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海鼎沸豪桀

竝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非有

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今明公帥衆渡江神武不殺以

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太祖曰吾欲取金陵如何安對曰金陵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據其形勝出兵以臨四方何向不克此天所以資明公也太祖大悅禮之特厚于是改太平路曰府置太平興國翼元帥府自領元帥事以李善長爲帥府都事汪廣洋及安皆爲帥府令史參幕府事仍稱宋龍鳳年號

安墨據明史本紀置太平興國翼元帥府自領元帥事是此時之元帥曰興國曰太平惟太祖一人而郭天敘張天祐皆不預焉無論林兒之檄太祖之果受與否而是時已自置元帥府則龍鳳亦將如其所自置者授之矣而畢氏通鑑刪去太平興國翼元帥之語然則下文所謂帥府都事帥府令史者果何人之帥府乎又云時三帥雖共府署事而運籌決策皆出自太祖據此則似太祖仍與天敘天祐爲三帥而太祖仍居左

副元帥之任一國三公此必不然者也再檢畢鑑是年九月郭天叙張天祐攻集慶不克而死下書云二帥俱沒諸將遂奉太祖爲都元帥此蓋遷就上文三帥共府署事之語不知滁和皆太祖自取不藉濠兵尺寸之力故林兒檄之爲左副元帥猶且不受曾謂旣取太平仍推天敘爲都天祐爲右待二人沒而後自爲之此尤不然者也今據明史本紀○陶安參幕府事語見本紀而不言所授何官證之安傳則云留參幕府授左司員外郎此沿野史之誤也今檢陶學士集集首載龍鳳四年十月割付都事陶安龍鳳四年乃至正十八年安授都事則其進左司員外及郎中皆四年十月以後事攷明史職官志行省都事正七品員外正六品郎中正五品是員外正都事之進階而都事之下則令史也是年克太平授李善長爲都事汪廣洋爲令史都事令史皆幕府之僚屬則安之所授亦必令史之官明年克金陵應陞都事而其年學士以憂歸故太平府志謂學士以至正十八年卿曠服闋授行省都事正與集中龍鳳四年割授都事陶安之語合而至于進左司員外及郎中又在龍鳳四年十月以後可知也又證之集首所載劉辰國初事蹟言克太平授安令史後陞都事云云則本



紀所云參幕府事者乃授以李習爲太平知府習時年

八十餘矣是時太平四面皆元兵元將曼濟哈雅阿魯

輝舊作阿魯

等以巨舟截采石閉姑孰口而義兵元帥陳

埜先與蘄人康茂才以數萬水陸之師分道寇城下太

祖遣徐達湯和鄧愈逆戰別出奇兵自後來擊之遂設

伏禽埜先以歸秋七月陳埜先至太祖解其縛而釋

之埜先問生我何爲太祖曰天下大亂豪桀竝起勝則

人附敗則附人爾旣以豪桀自負豈不知生爾之故埜

先曰然則欲我軍降乎此易爾乃爲書招其軍明日皆

降曼濟哈雅等見埜先敗不敢復進攻率其衆還屯峪

溪口 八月太祖命鎮撫徐達等分道徇溧水溧陽句  
容蕪湖皆下之諸將謀進攻集慶路而瑩先旣發書招  
其衆降自悔失計及聞攻集慶謀脫歸太祖召之至語  
之曰人各有心從元從我不相強也縱之還瑩先復收  
餘衆屯于板橋陰與元行臺御史大夫福壽合乃爲書  
報太祖厯言長江進兵不易及晉隋取東南持久之難  
太祖知其詐以書報之曰厯代之克江南者皆以長江  
天塹限隔南北故須會合舟師方克成功今吾渡江據  
其上游扼其咽喉豈晉隋當日形勢所可同年語邪瑩  
先卒不從 九月郭天敘張天祐帥諸軍進攻集慶瑩

先自板橋馳至與元兵合天敘天祐皆戰死楚先追襲

至葛仙鄉爲鄉民所殺其從子兆先復收其衆屯方山

與哈雅犄角以窺太平

攷黑本紀但云子興子天敘而據子興傳言子興三子長子前

戰死次天敘天爵是天敘乃子興次子畢氏通鑑以天敘爲子興長子又陳兆先本紀作楚先從子紀事本末

及畢鑑皆作楚先子今從明史

冬十二月壬子朔太祖釋元萬戶納

克楚北歸納克楚者元故太師穆呼哩裔孫也

舊作木華黎

初獲時待之甚厚而納克楚居常鬱鬱不樂至是太祖

召語之曰爲人臣者各爲其主況爾有父母妻子乎遂

縱之歸是月元師大敗劉福通于太康遂圍亳州福

通挾林兒走安豐

十六年春二月壬子朔張士誠遣其弟士德陷平江路

竝陷湖州松江常州諸路改平江曰隆平府士誠自高

郵徙都之毀承天寺佛像爲王宮

致興畢氏通鑑言元史月而不日徐氏後

編摺太祖實錄書于是月之朔今從之

丙子太祖自將攻元曼濟哈雅

于采石大破之時哈雅以舟師屯據采石我軍輜重皆

在和州江道中梗太祖令常遇春以奇兵分其勢自將

正兵與之戰戰則出奇兵擣之縱火焚其舟艦哈雅僅

以身免自是扼江之勢遂衰三月辛巳朔太祖督諸

將攻集慶路水陸竝進至江甯鎮攻破陳兆先營盡降

其衆凡三萬六千人禽兆先尋釋之一時降者多疑懼

不自安太祖命簡其驍健者得五百人使居帳下是夕  
令入宿衛環榻而寢悉屏左右獨留典親兵馮國用一  
人侍卧榻旁太祖解甲酣寢達旦衆心始安庚寅進兵  
圍集慶國用帥五百人先登陷陣大敗元兵于蔣山入  
其郭元御史大夫福壽督兵出戰數敗力不能支城破  
猶督兵巷戰坐伏龜樓指麾左右或勸之走叱而射之  
曰吾爲國家重臣城亡與亡尙安往哉頃之兵四集遂  
遇害元參政伯嘉努舊作伯家奴達嚕噶齊舊作達魯花赤達尼達  
斯斯舊作思亦死之又有治書侍御史賀方以文學名同時  
殉焉攷異諸書但記福壽之死餘皆不載證之明史陳友定傳言明兵攻集慶福壽戰死于兵參政伯家

奴達魯花赤達尼達思皆戰死又檢畢鑑有達尼達斯而軼去伯嘉努又治書侍御史賀方明史亦佚之今據增入曼濟哈雅遁歸與張士誠合康茂才欲奔鎮江追及

之遂帥其衆降凡得軍民五十餘萬太祖入城召官吏父老諭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紛擾今我之來爲民除亂耳其各安堵如故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者吾禮用之舊政有不便者吾除之吏毋貪暴殃吾民民乃大喜改集慶路曰應天府置天興建康翼統軍大元帥府以廖永安爲統軍元帥辟儒士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葬元御史大夫福壽以旌其忠太祖既定金陵欲發兵取鎮江慮諸將不戢士卒爲民患乃佯怒數諸將之

縱軍士者欲寘之法都事李善長力救乃解尋命徐達  
爲大將軍委以東下之任戒之曰吾自起兵未嘗妄殺  
卿宜體吾心戒戢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殺僇有犯命  
者處以軍法縱者罰毋赦達頓首受命行丙申攻鎮江  
丁酉克之元苗軍元帥楊鄂勒哲舊作楊完者出走守將段  
武平章定定戰死達等自仁和門入號令嚴肅城中晏  
然尋分兵徇金壇丹陽皆下之改鎮江路曰江淮府命  
達及湯和爲統軍元帥鎮守其地已復改江淮府曰鎮  
江府 夏六月太祖命總管鄧愈帥邵成華雲龍等攻  
廣德路下之改曰廣興府以愈爲廣興翼統軍元帥鎮

守 秋七月己卯朔諸將奉太祖爲吳國公以元御史

臺爲公府是時宋龍鳳亦遣人稱制授太祖平章政事

右丞相

致墨諸書所記皆有行丞相事及平章政事之語論之太祖自撰朱氏世德碑言龍鳳降制贈

其祖已上曰中書右丞相考曰平章右丞相其爲克集慶所授太祖之官爵可知也徐氏後編則竝以江南行省亦係宋置具詳攷證中按太祖旣用龍鳳年號則無論太祖自稱及諸將所奉皆稱龍鳳制行之旣得天下史臣諱言之耳後編云云非無据也于是置江南行中書省太祖自總省

事以李善長宋思顏爲參議李夢庚郭景祥侯元善楊

元杲孔克仁陶安阮宏道王愷樂鳳夏煜等數十人爲

左右司郎中員外都事令史等官尋又置江南行樞密

院以徐達湯和同僉樞密院事置帳前親軍以馮國用



爲總制都指揮使復置左右前後中五翼元帥府及五

部都先鋒置提刑按察司以王習古王德爲僉事

預異  
據明

史宋思顏傳省中官數十人思顏與李善長爲首其次則李夢庚郭景祥等云云又據明史紀事本末授李夢庚陶安等爲左右司郎中員外都事等官據此則參議之下有此數等卽此數十人所授之官秩也安以克太平授令史則克金陵應進都事而明史安傳以克太平授員外克金陵進郎中云云皆誤也辨見前

太

祖之下集慶也慮張士誠在平江梗我東道乃遣儒士楊憲通好貽士誠書曰昔隗囂稱雄于天水今足下擅號于姑蘇事勢相等吾深爲足下喜睦鄰守境古人所貴竊深慕焉自今信使往來毋惑讒言以生邊衅士誠得書以太祖比之隗囂不悅留憲不報初常州有奔牛

鎮人陳保二者聚衆鄉里皆以黃帕裹首爲識號黃包軍及徐達克鎮江保二降未幾士誠脅之叛令以舟師助攻鎮江是月達等邀擊于龍潭大破之士誠復寇宜興守將耿君用以爭柵中槩死宜興入于士誠太祖聞之諭達等曰張士誠起于負販譎詐多端今來寇鎮江是其交已變宜速出軍毘陵先發制之達等乃帥師攻常州不克下請益師太祖復遣兵三萬往助之徵元人秦從龍于鎮江從龍洛陽人仕元爲校官累遷江南行臺侍御史會兵亂避居鎮江徐達之東下也太祖語之曰鎮江有秦元之者材器老成城下之日當爲吾訪

之至是達得之還報太祖喜甚命朱文正齋文綺造其廬聘焉既至太祖迎之于龍江居從龍于西華門外事無大小悉咨之從龍每以筆書漆簡問答甚密太祖呼爲先生而不名九月戊寅太祖如鎮江謁孔子廟分遣儒士告諭鄉邑勸農桑尋還應天是月徐達湯和等進兵攻常州士誠遣將來援達語諸將曰士誠師甚銳不可當吾當以計取之乃于距城十八里之地分設伏兵奇兵以待之而自督大師與之戰鋒旣交王均用率鐵騎橫衝其陳陳亂反走遇伏兵突起大敗之禽其張湯二將士誠始懼

攷異畢氏通鑑系圖常州于七月紀事本末系之九月證之明史本

紀七月士誠引兵攻鎮江徐達敗之進圍常州不下是  
圖常州始于七月而敗士誠之兵及獲其張湯二將皆  
七月以後事也畢鑑言達攻常州不下之語益師太祖遣兵三  
萬往助之則與本紀攻常州不下之語合請兵往返必  
需時日則攻士誠兵當在九月而士誠以十月請和其  
爲敗後可知也至太祖貽士誠書乃在下集慶後取鎮  
江前畢鑑系之六月乙亥是也紀事本末系乙亥貽書  
于九月下是年九月亦無乙亥此外誤也今分系攻常  
州于七月並敘貽書在前事其敗士誠兵仍系之九月  
○獲張湯二將事見明史徐達及張士誠傳但張湯二  
將不著其名據龍飛紀畧皇明通紀紀事本末皆以是  
年所獲之張將卽士誠之弟士德也故紀事本末又言  
十月復敗士誠弟士信于舊館禽其驍將湯元帥是張  
湯二將諸書皆以爲張士德湯元帥而證之明史徐達  
傳言明年克常州徇宜興使前鋒趙德勝下常熟禽士  
誠弟士德又趙德勝傳亦云攻常熟禽張士德據此則  
士德被禽乃十七年下常熟時非是年所獲張湯二將  
中之張將可知而士德被禽乃在常熟並非常州又可  
知也輯覽亦据明史系禽張士德于十七年三月克常  
州後則諸書以十六年所獲爲士德者因張湯二將之

語而臆度以爲張士德誤矣若傅氏明書則于攻常州  
下書云禽其弟士德并其張湯二將軍則是獲兩張將  
矣又證以十月所獲之張德豈非三張將乎畢鑑刪去  
獲張湯二將之語但于是冬記禽張德事而仍系禽張  
士德于十七年下常熟時予謂張德單名偶同野史遂  
誤以爲士德因而展轉消說則以爲士德之外又有張  
德今從明史列  
傳餘皆不取

冬十月戊申張士誠遣其下孫君壽

奉書至建康請和願歲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  
金三百觔以爲犒軍之費太祖答書責其歸我楊憲歲  
輸五十萬石且曰大丈夫舉事宜赤心相示浮言夸詞  
吾甚厭之士誠得書復不報十一月士誠誘我新附  
兵七千人叛而相應遂圍徐達于牛塘達勒兵與戰不  
克副帥常遇春亟帥廖永安胡大海自外來援夾擊大

破之餘兵奔入城士誠復遣其將呂珍潛入常州拒守  
達等復進軍圍之十二月甯國長鎗元帥謝國璽攻  
廣興鄧愈擊敗之俘其總管武世榮獲甲士千餘人尋  
遣裨將費子賢分徇武康安吉等縣是歲徐壽輝將  
倪文俊建僞都于漢陽迎壽輝居之文俊爲丞相專制  
國事時有陳友諒者沔陽漁家子也本謝氏祖贅于陳  
因從其姓少讀書畧通文義有術者相其先世墓地曰  
法當貴友諒心竊喜嘗爲縣小吏非其好也壽輝兵起  
友諒往從之依文俊麾下爲簿掾從戰數有功至是亦  
進領兵元帥

十七年春二月丙午朔遣耿炳文自廣德進攻長興炳文君用子也君用旣死令炳文襲其父總管職領其軍時張士誠遣其將趙打虎以兵三千迎戰炳文敗之追至城西門打虎走湖州戊申克之禽其守將李福安等獲戰船三百餘艘長興據太湖口陸通廣德與宣歙接壤爲江浙門戶太祖得其地大喜改曰長安州立永興翼元帥府以炳文爲總兵都元帥守之徐達等圍常州旣久呂珍入城城中糧頗足以誘叛軍入因之兵多糧少不能自存達等攻之益急珍宵遁三月壬午克常州改常州路曰常州府立長春樞密院進達僉樞密院

事以湯和爲樞密院同僉統兵鎮守改撰紀事本末作三月戊午按是年

二月丙午朔戊午乃二月十三日三月無戊午也畢氏通鑑作壬午今從之夏四月統軍

元帥徐達常遇春等攻甯國長槍元帥謝國璽棄城走

守將拜布哈舊作別不華楊仲英等閉城拒守城小而堅攻

之久不下遇春裹創而戰太祖聞之丁卯親至甯國督

師命造飛車前編竹爲重蔽數道竝進布哈仲英見事

急開門迎降遂克之百戶張文貴張一作朱殺其妻妾自刎

死禽其元帥朱亮祖得軍士十餘萬馬二千匹攷異据明史本

紀四月丁卯自將攻甯國則太祖以四月丁卯至甯國

也紀事本末畢氏通鑑皆同惟通鑑輯覽系之五月蓋

是時攻甯國久不下太祖以丁卯至已在四月下旬是



楊仲英之降見亮祖六安人攷異諸書及畢鑑皆作六輯覽今竝書之合人明史亮祖本傳則云

六安人證之明一統志同今據之元授義兵元帥太祖克太平來降令

仍舊官尋叛去數與我軍戰軍士爲所獲者六十餘人

遂入宣城據之達等圍甯國亮祖突圍戰遇春被創而

還諸將莫敢前至是太祖親督戰始獲之縛以見問曰

今何如亮祖對曰是非得已生則盡力死則死耳太祖

壯而釋之令立功自贖攷異甯國禽亮祖喜其勇悍賜金幣

仍舊官居數月叛歸于元下文始敘其據宣城及克甯

國被執之事按亮祖自克甯國降太祖後竝無叛歸于

元之事證之紀事本末言亮祖初爲義兵元帥太祖克

太平來降尋叛去云云然則亮祖初次被禽蓋在克太

平時傳中甯國二字乃太平二字之誤也亮祖以克太

平被禽而降不久卽叛當在太祖取金陵之前故傳言

太祖方取建康未暇討也今据紀事本末改正又傳言  
我軍士爲亮祖所獲者六千餘人按太祖彼時取太平  
金陵兵力強盛亮祖卽勇悍不應軍士被獲至六千  
餘人之多紀事本末作六十餘人爲得其實今從之  
五月乙亥張士誠遣其左丞潘原明元帥嚴再興寇長  
興屯上新橋守將耿炳文擊敗之生禽數百人原明等  
遁去部將費聚復追至瑣橋敗之自是士誠不敢犯長  
興者四年 己卯命兩淮分院副使張鑑同僉何文正  
帥兵攻泰興士誠遣兵來援元帥徐大興張斌擊敗之  
禽其將楊文德遂克泰興 是月諸將下水陽時俞通  
海張德勝皆以功授行樞密院判遂帥舟師畧太湖馬  
蹟山降士誠將鈕津等東趨洞庭山檣舟胥口會呂珍

兵猝至諸將欲避其鋒通海不可曰彼衆我寡退則情見勢誦不如擊之乃身先士卒敵矢如雨中其右目不爲動徐令帳下士被已甲立船上督戰敵以爲通海也不敢逼徐引去由是通海一目遂眇 六月遣分院判官趙繼祖元帥郭天祿鎮撫吳良等帥兵取江陰張士誠兵據秦望山以拒我師繼祖等就攻之會大風雨敵兵奔潰我軍遂據其山明日己未進攻城西門庚申克之擢良爲分院判官督兵守之江陰密邇士誠去姑蘇僅百餘里控扼大江實當東南要衝未幾太祖復命良弟禎增兵協守竝諭良曰江陰我東南之屏蔽汝約束

士卒毋外交毋納逋逃毋貪小利毋與爭鋒保竟安民而已良奉命謹修守備敵至輒擊走之 秋七月徐達徇宜興使前鋒趙德勝攻常熟時張士德守禦城中達戒德勝曰張九六狡而善鬥若使之勝則其鋒愈不可當唯宜以計取之九六者士德小字也丙子德勝師次城下士德迎戰不利遇伏馬蹙遂爲德勝所禽丁丑克之士德善戰有謀能得士心浙西地皆其所畧定旣被禽士誠大沮 廣興元帥鄧愈移鎮宣州太祖命與右翼胡大海進攻徽州路先下績溪遂踰嶺抵新安元守將巴斯爾布哈舊作八思爾不花及建德路萬戶吳訥等拒戰

皆敗之庚辰克徽州路布哈遁走訥與阿嚕輝李克膺等退守遂安大海引兵追及于白際嶺復擊敗之訥自殺改徽州路曰興安府進愈行樞密院判官統兵守之

預異紀事本末言訥等自殺按是時自殺者惟訥一人見明史陳友定傳中若阿嚕輝以明年爲李文忠擊敗于萬年街是阿嚕輝以此時遁去無初元翰林院待制自殺之事今刪去等字訥一作納

鄭玉被徵辭疾不赴家居與門人講學著書愈等既克新安欲要致之玉曰吾豈事二姓者邪因被拘留久之親戚故舊攜具餉之玉從容盡歡且告以必死狀明日具衣冠北向再拜自縊而卒玉字子美歙縣人

預異玉以至正

十七年殉節見元史忠義傳中畢鑑克徽州下遺之今增入

八月徐達常遇春康

茂才襲江陰馬馱沙克之 是月張士德至建康太祖

以禮待之供帳畢具以俟其降士德不食不語其母聞

之令士誠歲餽糧十萬石布一萬匹請釋士德歸太祖

不許士德以身繫事無所成遣人間道貽士誠書俾降

于元遂不食而死

政異畢氏通鑑攷異引後編辯證曰實錄載士德被誅而劉辰國初事蹟

云不食而死今攷陳基祭文云能厲聲罵賊而不能食不義之食則以爲不食而死者是也按士德被誅此實錄正名之書法證之士誠傳亦云是時士誠累敗勢日

士德在金陵竟不食死今從之

是時士誠累敗勢日

窘乃使元中丞晏濟哈雅爲書請降于元浙江丞相達

實特穆爾達實知其反覆不可苗帥楊鄂勒哲固勸乃

許之承制授士誠太尉士誠雖奉元正朔而城池甲兵

錢穀皆自據如故 胡大海既克徽州進攻婺源會元

苗帥楊鄂勒哲帥兵十萬謀復徽州時城中新附守備

未完而大海又分兵入婺守備單弱鄧愈乃激厲將士

開門待之苗兵疑不敢入大海在婺聞之兼程而進遂

合愈兵內外夾擊大敗之鄂勒哲遁走殺其鎮撫呂才

禽其裨將董旺呂昇等遂分兵徇休甯婺源等縣敗苗

兵事畢鑑系之七月紀事本末系之十一月朔按苗兵

謀復徽州必在七月之後是時城守單弱以之當十萬

之師利在速戰是年九月有閏必無持久將及半年之

理又證之鄧愈傳擊走苗兵後始下休甯婺源而婺源

之降已在是年之九月則敗苗兵在九月之末 九月癸

酉婺源州元帥汪同與守將特穆爾布哈舊作帖木不

兒不花

協偕總管王起宗繫縣萬戶葉茂和門元帥馬國寶詣  
胡大海降甲戌江浙平章夏章等亦來降 丙戌費子  
賢攻武康敗其守將潘萬戶斬首百餘級遂下之 是  
月天完將倪文俊謀弑其主徐壽輝不果自漢陽奔黃  
州文俊之專政也陳友諒居其下心不平至是遂襲殺  
文俊并其衆自稱宣慰使尋爲平章政事時太祖畧定  
東南欲規取江西而壽輝雖弱友諒方強遂爲戰爭之  
勦敵云 冬十月壬申遣中翼元帥常遇春同僉廖永  
安等會合舟師自銅陵進取池州又命親軍舍人李文  
忠領兵策應永安去城十里而遇春已率吳禎舟師直



薄城下水陸合攻自辰至巳破其北門遂入其城執守將洪元帥斬之竝禽其副將魏壽徐天麟等薄暮陳友

諒以戰艦百餘艘來逆戰復大敗之遂克池州

項異据諸書所

記洪元帥乃天完守將而薄暮以舟師逆戰者卽友諒也畢繼以爲官軍似洪元帥仍是元之守將不知徐壽輝是時連陷湖廣江西諸郡縣雖未必能守而池州爲必爭之地以上以規取安慶下以規取太平是時余闕所守不過安慶而太平金陵已爲太祖所有友諒安得不急爭池州一路能復爲元將所守耶又證之明史友諒傳言太祖取太平與爲鄰友諒陷元池州太祖遣常遇春擊取之由是數相攻擊云云然則此時池州已先爲友諒所陷而太祖之克似非取

甲申太祖閱兵于大

通江命元帥繆大亨率兵攻揚州路降青軍元帥張明鑑初明鑑聚衆淮西以青布爲識號青軍又以善長鎗

號長鎗軍由含山全椒轉掠六合天長至揚州元鎮南

王博囉布哈

舊作李羅普化

鎮揚州招降之以爲濠泗義兵踰

年食盡明鑑謀擁王作亂王走死淮安明鑑遂踞城屠  
居民以食大亨言于太祖謂賊饑則易撫強則難制且  
明鑑驍鷲可用無爲它人得太祖以爲然命大亨督兵  
攻之至是降得其衆數萬馬二千匹悉送其將校妻子  
于建康改揚州路曰淮海府置淮海翼元帥尋復改曰  
揚州府置江南分樞密院進大亨爲同僉樞密院事總  
制揚州鎮江大亨爲政寬厚不擾而治軍嚴肅禁暴除  
殘民甚悅之未幾卒後太祖過鎮江嘆息遣人祭其墓

明通鑑克揚州紀事本末系之九月皇

十二月己丑太

祖下令釋囚以干戈未甯人心初附故也是歲徐壽

輝將明玉珍陷蜀之重慶路踞之玉珍隨州人世習農

頗以信義爲鄉人所服初聞壽輝兵起集鄉兵千餘人

屯隨州之青山寨結柵自固未幾壽輝招之降令以義

兵元帥守沔陽久之帥舟師掠糧川峽間因乘間渡夔

而上至是遂襲破重慶元右丞旺扎勒圖

舊作完者都

出走

已而復會平章埒克達

舊作明革反

參政趙資屯嘉定之大

佛寺謀復重慶玉珍遣其將萬勝禦之復分兵陷成都

尋又陷嘉定執旺扎勒圖等三人以歸欲降之皆不屈

遇害時謂之三忠于是蜀中大亂

十八年春正月丙午陳友諒陷安慶元淮南行省左丞

余闕死之先是闕固守安慶倚小孤山爲屏蔽命義兵

元帥胡巴延

舊作伯顏

統水軍戍守友諒自上流引軍直擣

而下巴延與戰四日夜敗還敵追薄城下闕遣兵扼之

于東西二門簡死士奮擊敗之賊恚甚乃樹柵起飛樓

臨城闕分遣諸將扞禦晝夜不得息賊增兵來攻至是

趙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饒州祝寇軍南門四面蟻

集闕徒步提戈爲士卒先分遣部將督二門之兵自以

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創日中城陷火起

闕知不可爲引刀自刎墮清水塘中妻伊伯氏

舊作子耶卜子

德生女福童皆赴井死守臣韓建一家被害同官死者數十人城中民相率登城樓自捐其梯曰甯俱死此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闕號令嚴信與下同甘苦然稍有違令卽斬以徇嘗病不視事將士皆籲天求以身代闕強衣冠而出當出戰矢石亂下如雨士卒以盾蔽闕闕却之曰爾輩亦有命何蔽我爲故人爭用命稍暇卽注周易帥諸生詣學會講立軍士門外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有古良將風烈或欲挽之入翰林闕以國步艱危辭不往其忠君愛國之心蓋所素定云事聞贈淮

南江北行省平章追封幽國公謚忠宣

攷異據元史余闕傳言城陷之

日則至正十八年正月丙午也證之宋文憲余左丞傳

丙午爲正月初七日是月庚子朔也惟據元史傳中陳

友諒攻安慶始于十七年之十月而所記壬戌癸亥皆

十一月干支據順帝本紀十一月辛丑朔壬戌爲十一

月二十二日癸亥以下年月不分子支倒誤今皆不取但據

自壬戌癸亥以下年月不分子支倒誤今皆不取但據

陷安慶之月日書之而追叙去年攻小孤山之事繫以

先是二字○余闕之謚畢氏通鑑攷異引錢辛楣之說

謂諸書所載互異程國儒序青陽集云謚文忠追封夏

國公張紳以爲初封夏國公謚忠愍改贈幽國公謚忠

宣丁鶴年又稱余文貞公宋景濂手定元史而集中余

左丞傳亦作文忠未審孰得其真改謚之說近是今按

元史本傳作封幽國公謚忠宣而攷之宋文憲余左丞

傳則云謚忠愍追封夏國公謚忠宣當是洪武初年事而修元

誤記也攷文憲洪武聖政記記太祖表章余闕令有司

立祠肖像云云疑改謚忠宣當是洪武初年事而修元

史者據書之文憲傳中忠愍  
之語仍據元謚也今從元史  
庚戌鄧愈克婺源州元

守將特穆爾布哈死之士卒降者凡三千餘人又分兵

徇高河壘下之

攷異據元順帝本紀作正月庚戌徐氏後編系之乙卯

是月張

士誠遣兵攻常州湯和擊走之 二月乙亥太祖以水

軍元帥康茂才爲都水營田使諭之曰今軍事方殷度

支爲急理財之道莫先于農今命爾此職分巡各處修

築隄防專掌水利俾高無患乾卑不病潦務在宣洩得

宜大氏設官爲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設館舍迎

送奔走所至紛擾無益于民而反害之非吾委任之意

也 是月行省樞密院同僉廖永安院判俞通海等攻

江陰之石牌戍初石牌民朱定販鹽無賴導張士誠由

通州渡江遂陷平江以定爲參政而遣元帥樂瑞戍石  
牌以通舟師往來太祖旣取江陰命永安等擊之瑞拒  
戰行樞密院判桑世傑奮戈躍馬陷陣而死永安等直  
前奮擊遂拔其戍禽定瑞等盡獲其海舟太祖復進吳  
禎爲天興翼副元帥仍助良守江陰 李文忠以舍人  
將親軍驍勇冠諸將旣下池州遂別攻青陽石埭太平  
旌德皆下之是月敗元院判阿嚕輝于萬年街復敗苗  
兵于於潛昌化進攻溇安夜襲洪元帥降其衆千餘授  
帳前左副都指揮兼領元帥府事 三月己亥朔太祖  
命提刑按察司僉事分巡郡縣錄囚凡笞罪者釋之杖



者減半重囚杖七十其有賊者免徵武將征討之有過者皆宥之于是左右或言去年釋罪囚今年又從末減用法不宜太寬太祖曰自喪亂以來民初離創殘以歸于我正宜撫綏之況其間有一時誤犯者甯可盡法乎大抵治獄以寬厚爲本而刑新國則宜用輕典執而不變非時措之道也 丙辰鄧愈胡大海由徽州昱嶺關會合李文忠攻建德路克之元守將布哈等棄城遁走父老何良輔等帥衆降改建德路曰嚴州府命文忠統兵填守丙辰按順帝紀是年三月己亥朔丙辰大明兵取建德路丙辰爲三月十八日是月無丙申也畢氏通鑑亦作丙辰今從之 夏四月己巳陳

友諒陷池州時巢湖叛將趙普勝方歸友諒普勝故驍  
勇號雙刀趙友諒既得安慶遣普勝據樅陽爲水寨以  
窺池州守將趙忠被執遂陷焉 丁丑元苗帥楊鄂勒  
哲攻建德以苗獠數萬水陸奄至李文忠將輕兵破其  
陸軍取所馘首浮巨筏上水軍見之懼而遁鄂勒哲復  
來犯文忠會鄧愈共擊克之禽其將李副樞凡前後降  
溪洞兵三萬溪洞紀事本末平吳卷內言張士誠率苗獠水陸奄至城下證之明史李文忠鄧愈  
傳但言苗兵不及士誠士誠傳亦無之且是時士誠與  
完者不睦是年八月卽謀殺之不應此時與完者合攻  
建德也今仍明史列傳書之鄂勒哲退屯烏龍嶺踰月復擊敗之  
是月陳友諒陷江西之龍興路 五月劉福通破汴梁

因迎韓林兒都之陳友諒連陷江西瑞州吉安撫州諸路又遣其部將康泰趙琮鄧克明等分寇福建邵武路

攷異趙琮畢鑑作邵

宗今据元史本紀

六月癸酉李文忠率兵下浦江

睦訪得之悉送還家禁兵士侵犯甲午張士誠遣兵寇常熟廖永安與戰于福山港大破之追至狼山獲其戰艦而還秋七月郭天爵伏誅天爵子興弟三子也天敘戰沒林兒復授天爵爲中書右丞時太祖勢日盛進平章爲吳國公天爵失職怨望謀不利于太祖遂被誅子興後遂絕

攷異事見子興傳不著年月畢氏通鑑系之是年七月蓋据徐氏後編本之洪

武實錄也  
今從之

八月元苗帥左丞楊鄂勒哲被殺初江淮  
既亂元兵屢敗議者以爲苗兵可用遂自湖廣招至累  
破土誠兵于嘉興杭州積功陞左丞然苗性貪殘好殺  
所過屠僇無遺郡縣苦之士誠既降欲以前憾圖鄂勒  
哲而江浙行省丞相達實特穆爾亦浸厭鄂勒哲驕橫  
不可制乃陰定計用土誠兵圍之鄂勒哲乘城拒戰十  
日力盡自經死士誠自此益無所憚尋遣兵據杭州嘉  
興達實擁空名而已 九月丁酉楊鄂勒哲部將員成  
蔣英劉震等率所部詣李文忠降且言其部下李福等  
三萬餘人在桐廬皆願効順文忠請于太祖自往撫之

攷黑楊完者被殺紀事本末系之九月然丁酉請降在  
完者既死之後證之本紀是年九月丁酉朔則完者之  
死在八月明矣今從畢鑑是月陳友諒陷贛州路元江西行省參

政全普諳薩里

舊諳作庵薩作撒

及總管哈納齊

舊作哈海赤

死之

時江西下流諸郡皆為友諒所據普諳薩里乃與哈納

齊戮力同守友諒遣將圍其城使人脅之降普諳薩里

斬其使探甲登城拒守凡四月兵少食盡遂自刎哈納

齊守贛尤有功城陷語賊將曰與汝戰者我也毋殺我

民請速殺我遂遇害冬十月進胡大海樞密院判官

令帥兵攻蘭溪州大海先至婺州之鄉頭禽元萬戶趙

布延布哈

舊作伯顏不花

平其五壘壬申進攻蘭溪

攷黑後編作辛未今

本紀

元兵千人出戰敗之執元廉訪使趙秉仁等分

兵守其要害遂進攻婺州甲戌大將軍徐達平章邵

榮克宜興先是達等攻宜興久不下太祖遣使謂曰宜

興城小而堅猝未易拔聞其地西通太湖口張士誠餉

道所由出若以兵斷其餉道彼軍食內乏破之必矣乃

遣總管丁德興分兵遏太湖口而達等并力攻城遂克

之是役也同知樞密院事廖永安帥舟師從焉既克宜

興永安乘勝深入太湖遇士誠將呂珍與戰不利舟膠

淺失援遂被執永安長于水戰所至輒有功士誠愛其

材勇欲降之不可遂被拘留太祖欲以所獲將士三千

人易永安士誠以士德故不從永安被囚凡八年卒于平江太祖遙授行省平章政事封楚國公後吳平喪歸太祖迎祭于郊既定天下追贈賜謚復官其從子昇爲指揮僉事 以楊國興爲右翼元帥令守宜興國興勞來安集民多歸之遂城宜興三月完之士誠水陸來寇輒爲國興所敗逡巡遁去 十一月辛丑立管領民兵萬戶府諭行中書省臣曰古者寓兵于農有事則戰無事則畊暇則講武今兵爭之際在因時制宜所定郡縣民間武勇之材宜精加簡拔編緝爲伍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畊閑則練習有事則用之事平有功者

一體升擢無功者還復爲民如此則民無坐食之弊國  
無不練之兵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庶幾得寓兵于農之  
意 胡大海攻婺州久不克甲子太祖命徐達還應天  
與李善長居守自率馬步水軍元帥常遇春及親軍都  
指揮使楊璟兵凡十萬往征之由甯國道徽州召儒士  
唐仲實問漢高帝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平一天  
下其道何由對曰此數君者皆以不嗜殺人故能定天  
下于一今公英明神武驅除禍亂未嘗妄殺然以今日  
觀之民雖得所歸而未遂生息太祖曰君言是也我積  
少而費多取給于民甚非得已恒思所以休息之曷嘗



忘也又聞前學士休甯朱升名鄧愈復薦焉召問之對  
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太祖悅命參帷幄是月陳  
友諒陷福建之汀州路十二月太祖師至蘭溪有和  
州人王宗顯避亂寓居嚴州胡大海薦其學行召見之  
太祖喜曰此吾鄉人也令其先往婺州覘敵宗顯至近  
城五里有舊識吳世傑語以城中守將不相能狀還報  
太祖悅曰吾得婺州當以汝爲知府是時元行樞密院  
判官舒穆魯宜遜舊作石抹宜孫分治處州其母及弟厚舊作孫  
厚皆在婺聞大軍至蘭溪宜遜泣曰義莫重于君親食  
祿而不事其事是無君也母在難而不赴是無親也無

君無親尙可立天地哉時方與參謀胡深章溢等造師  
子戰車數百兩遣深率以行而自率精銳萬餘出緡雲  
以應之深至松溪太祖語諸將曰松溪山多地陬車不  
可行若以精兵要之于阨可立破也援兵破則城可計  
日下矣翼日遣胡德濟誘深兵于梅花門外縱擊大敗  
之德濟大海之養子也深聞敗遁去城中勢益孤甲申  
克婺州元浙東廉訪使楊惠達嚕噶齊僧珠舊作舊作住死之  
禽元將特穆爾資斯舊作帖木兒烈思及舒穆魯厚遜等旣入  
城首下令禁戢軍士剽掠民皆安堵改婺州路曰甯越  
府尋復改曰金華府 丙戌置中書分省于婺州攷異明史

本紀不載置中書分省事畢鑑据後編書之紀事本末同按湯潛菴史稿本紀書丙戌置中書分省丙戌爲克  
癸州之第三日置省  
當在是時今据之  
召郡儒士許元葉瓚玉胡翰汪仲

山李公常金信徐孳童冀戴良吳履孫履張起敬及蘭  
溪吳沈凡十三人皆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敷陳治  
道已又聞金華范祖幹葉儀名召之至祖幹持大學以  
進令剖陳其義太祖稱善與儀並授諮議尋置官屬以  
宗顯知甯越府王興宗爲金華知縣興宗故隸人從太  
祖久以其勤廉能斷擢用之又命宗顯開郡學辟葉儀  
及金華朱濂爲五經師浦江戴良爲學正蘭溪徐源及  
吳沈爲訓導自兵興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聲無不

欣悅歟證之文苑歟戴良傳言命良與胡翰等十二人是連良數之正十三人也又證之吳沈傳言召沈及同郡許元等十三人賜堵有戴良胡翰在內而無范祖幹葉儀之名攷二傳之文詳畧不同而所謂十三人者堪以互證若如本紀增入范祖幹葉儀則豈非十五人乎意范葉二人或召在先或召在後抑或二人已授諮議不入分講之列皆未可知今十三人之名皆据沈傳備書之而別敘范祖幹葉儀二人于下方太祖之下婺也先一日城中人望見

城西有五色雲如車蓋以爲異後知爲太祖駐師地民望益歸之至是太祖入城首發倉粟振貧民下令禁酒選甯越七縣富民子弟充宿衛號御中軍有女子曾氏自言能通天文誑說災異惑衆太祖以爲亂民命戮于市于是民皆悅服 戊子太祖遣典籤劉辰招諭方國

珍時國珍據慶元溫台等路太祖既克婺州謀規取浙東郡縣乃遣辰往諭以禍福令納地請降辰至慶元國珍使人飾二姬以進辰叱而却之張黑據明史方國珍傳太祖遣主簿蔡元剛招諭國珍不言劉辰而證之辰傳則記其奉使至慶元及叱卻進姬之事意當日遣使有正有副不止辰一人而諸書所記又有陳顯道者今據辰傳又畢氏通鑑亦作劉辰蓋據辰所撰國初事蹟云云故諸書皆據之